

別人的 祕密

Other People's Secrets

我告訴你一個祕密，你答應我不要說出去，好嗎？

祕密本身往往都不是問題，只有吐露祕密才會把事情搞砸。

露易絲·康德黎 Louise Candlish ◎著

彭玲嫻 ◎譯

Other People's Secrets

別人的祕密

Louise Candlish • 著
彭玲嫻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33

別人的祕密

Other People's Secrets

作者◆露易絲·康德黎 (Louise Candlish)

譯者◆彭玲嫻

發行人◆施嘉明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邱玲劭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OTHER PEOPLE'S SECRETS by Louise Candlish

Copyright © 2010 by Louise Candlish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UK) Limite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2 年 1 月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ISBN 978-957-05-2678-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謝辭

感謝詹克婁與奈斯比經紀公司 (Janklow & Nesbit) 的克萊兒·派特森 (Claire Paterson) 、芮貝卡·法倫 (Rebecca Folland) 、提姆·葛利斯特 (Tim Glistler) 及珂絲蒂·戈登 (Kirsty Gordon) 。感謝立妥布朗圖書 (Little, Brown) 的珥蘇拉·麥肯席 (Ursula Mackenzie) 、大衛·薛立 (David Shelley) 、(特別感謝) 喬·狄金森 (Jo Dickinson) 、蕊蓓佳·桑德斯 (Rebecca Saunders, 妳太棒了) 、凱洛琳·霍格 (Caroline Hogg, 妳也是) 、愛麗絲·馬丁 (Alys Martin) 、曼欣·齊特森 (Tamsin Kitson) 、查理·金恩 (Charlie King) 、達倫·特賓 (Darren Turpin) 、山姆·科姆斯 (Sam Combes) 。感謝瑪德琳·梅克夫 (Madeline Meekiffe) 的封面, 並感謝出色的全體行銷團隊。

感謝尼普斯 (Nips) 和格雷塔 (Greta) , 感謝長期忍受我的諸位朋友, 以及我的酒友, 包括麥特 (Mats) 及小喬 (Jo) 。我想你們會喜歡這本書的。

序曲

儘管這句話她事前演練了一遍又一遍，說出口時，聽起來仍與她期望的完全不同。頭兩個字——她兒子的名字——在緊張的口水吞嚥中完全消失了，她不得不重說一次，好讓對方聽到。

「我有事要跟你說，很重要的事。」

「哦？我又做錯了什麼？」他從小小的廚房抬起頭。他正站在工作檯前，把牛奶嘩啦倒進咖啡中。有一剎那，他像是回到了五歲，準備挨罵，但深信她會一如往常持平對待他。「該不會妳和爸已經要我把這房子的訂金還給你們了吧？」他回到了真實的年紀，咧嘴微笑，模樣既滑稽又自信滿滿，很有把握她不可能會對他做太過殘忍的要求。

「我們坐下來吧。」她說：「我要談的這件事很嚴重，你會嚇到。」

他對她快速地皺了皺眉，但不發一語，默默把盛著咖啡的馬克杯端到茶几上。茶几是張正方形的破舊橡木桌，原本是她姊姊的，在這間市區公寓裡顯得鄉村氣息濃厚，完全不搭調。多數人的第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都是這樣的，家具幾乎都是由家人貢獻。他們把茶几、單人沙發及其他種種零碎物件搬來時，她的丈夫曾這麼開玩笑：「這年頭菸酒都貴得像搶劫，他們怎麼可能會買得起自己的家具，對吧？」

那才不過是幾週前的事，感覺卻像是另一個世紀——她吐露真相之前的那個世紀。

我不該隱瞞這麼久。我應該多年前就告訴他。

她坐在角落的沙發，他則在她對面那張接收來的單人沙發舒服落座。他有一種天生的優雅氣

質，從小就有。她對他點點頭，謝過他的咖啡，但並不敢捧起來，生怕顫抖的手會把咖啡打翻。

「是什麼事呀？」他顯得天真又帥氣。

她已經能想像他淒慘的表情、低垂的肩膀、脣裡吐出的哭喊。她感覺他的心在她的胸腔裡，當他的心破碎時，她的心也跟著碎了。

她知道他就是會這樣哀痛，怎麼可能不會呢？

她終於深吸一口氣，身軀彷彿頭一次吸取空氣般感到陌生，幾乎不能適應。

「是和你爸有關的事。」她說。

第一章

星期六

後來晶妮無法相信自己頭一天抵達時，竟沒發現這湖有多美，以及他們所處的地點有多好。他們就位在湖畔，聖朱里奧島婀娜多姿地立在左側，整個景觀完美無瑕到幾乎難以置信，像是藝術家根據自己個人的透視法則重新布置了種種元素所繪出的畫。

亞當說，這裡是一方小小的天堂。這是在飛機上鑽研的一本旅遊手冊的用詞。這裡可能是全義大利風景最美的地方——那可不就等於是全世界風景最美的地方了嗎？但這個概念進不了晶妮的腦子，就像這裡的美景也進不了晶妮的腦子一樣。而十四天恐怕也改變不了什麼。

他們所承租的房子有個自己的小庭院，靠湖，庭院裡有一張石桌，四張石凳，每張都磨製成毒蘑菇的形狀，另外還有兩張低矮而彎曲的藤椅，擺設的角度巧妙，像是刻意為恢復期病人而設置的。從她所在的窗邊高點位置望去，她估計假使把其中一張椅子拉到草坪邊緣，彎下腰去，就會離湖水近到可以把手指浸入水中。事實上，你可以把整個人都浸進去。看起來，從椅子一路滾進冰冷湖水，中間好像不會遭遇什麼阻礙。要不，也可以不要用滾的，可以踏上湖畔圍牆向外突出的石架，手臂高舉，縱身躍入湖中，泅水穿越這方名聞遐邇的天堂，到達那座島。

但她頗確定她不會有體力做這種事。就算有，也不會有想做的欲望。

「妳覺得怎樣？」亞當問。他來到她身旁，和她一同站在客廳兩扇落地窗中的一扇前。這兩

扇落地窗以及龐大的壁爐使這個小小的客廳看起來比實際要來得大。晶妮看得出，當他們打開門鎖走上階梯時，亞當對於自己能找到這個地方感到十分滿意，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欣喜。即使在太平時期，租一棟小屋來度假也是生活上二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他為了尋找這樣一個地點煞費苦心。（他不信任網路，因此親自跑了一趟倫敦西區一家專營這方面業務的旅行社。他們管這行程叫「義大利世外桃源」。）雖然她頗確定自己無論到了哪裡，感覺都會完全相同，但她知道他不能承受視野遭到阻隔或裝潢破落陳舊的失望。他或許看來像是兩人當中較堅強的一個——事實上，他的確是較堅強——但這並不表示他沒有脆弱的一面。他有他獨一無二的脆弱。

「這裡真迷人。」她花了點力氣裝出感興趣的神情：「我從沒住過船塢，感覺好……祥和。」

「沒錯，我的目的就是這樣。沒有人潮的義大利，沒有大排長龍、沒有郵輪、沒有觀光團……」他四下張望了一番，尋找其他看得出來沒有的東西：「沒有電腦、沒有電視……」

沒有小孩。

但兩人都沒說出這話。

他伸手開窗：「放點空氣進來吧！」吹拂進來的微風比室內空氣溫暖得多，比起倫敦淒冷的雨，這風溫煦得簡直如夢似幻。

「我真不敢相信我們這麼快就到了。」晶妮說。

亞當看來似乎不同意這說法，但晶妮已經習慣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因此沒有追究。轎車，飛機，計程車，拖著行李到處跑，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候……這趟旅程可能曾經千辛萬苦，只不過她並沒注意到。這些日子以來，往往數個鐘點荏苒而過，她都渾然不覺。她想這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不希望時光過去，但她願時光靜止，不要讓她離心目中最快樂的那一天太遠，離他們生活尚未天翻

地覆之前的那一天太遠。四月五日。那天他們不僅僅是快樂而已，那天他們幸福無疆。

有時她想，世界若在那一天毀滅會比較好，或者那一夜，在他們沉睡中毀滅，他們將永恆無知。

「好，我們來把行李開箱吧。」他輕快地說，但看了她的神情，又說：「妳要休息的話，我就自己開。」

「不用，我一起幫忙。」

她隨著他走進船塢唯一的臥房，這臥房比客廳更小，船塢的這一半空間除了臥房外，還有一條小小的走廊，通往戶外階梯，可以直通庭院（房子的真正入口在另一側，面對公共巷道）。房間的天花板低矮，牆壁是條條木材，唯一的照明是一盞小小的、罩著燈罩的檯燈。說不定這裡應該（或者住客可能希望）點點蠟燭就夠了，這整個空間的擺設顯然是以羅曼蒂克情調為宗旨。拋光木床上鋪著潔白床單，桌上用藍色水瓶插著鮮花，窗上除了一塊柔軟薄紗外別無長物，即使看不出來有風，薄紗也兀自搖曳，彷彿毫無重量。然而這裡畢竟是義大利，浴室會令人驚訝地揚起眉毛。浴室裡沒有浴缸，僅有蓮蓬頭、洗臉檯和馬桶，就連那種偶然會在旅社看到的半身坐浴盆都沒有。在家時，晶妮習慣一天花幾個小時洗澡，把水浸到下巴，滿池的水在架高的腳側滴溜溜淌進溢流孔，咕嘟聲使她昏昏欲眠。如果時間算得準，她可以踏出浴缸，穿上一件毛巾布浴袍，不用完全清醒，就直接鑽入床褥間。這套辦法在這裡無法施行，她感到駭異。

「來嘛！」亞當從皮箱蓋的背後發話：「不會花很多時間的。這樣才像度假嘛！」

他倆開始把衣物移到衣櫥和抽屜中，搬移完畢後，亞當在門邊找到一個足以容納皮箱的大壁櫥。他近來明顯變得重視細節——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他重視得過火——所有的事務都慢慢磨蹭，能磨蹭多久就磨蹭多久，還預先排定下一項事務，以避免面對太長時段的空白。晶妮則恰恰相反，

她原本是兩人間較有條理的一個，如今卻不再在乎什麼東西放在哪裡、什麼東西看起來如何了。連續兩週從行李箱裡取用生活用品、每天穿同一套衣服、每回踏入房間就被成堆的鞋子絆倒，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什麼也不會改變。

雖然行李已經開箱完畢，亞當仍在屋裡走上走下，步伐細碎而謹慎，像貓咪探查新家的各個角度面向。晶妮從床上望他，好奇他是否發現這船艙似窄小的空間原本應該創造出羅曼蒂克的情調，但對於他倆而言，卻製造了幽閉恐懼的效果。

他的視線終於猶如再也逃避不了似地，停駐在她身上：「我打算到村子裡去探探險，我估計走湖邊便道的話，十分鐘就會到，妳要不要一起來？」

晶妮鼓起氣力站起來，拉開窗上單薄的帷幕，再次看一眼小小的庭院以及適宜病人休憩的藤椅：「我待在這裡看看書好了。不過晚一點我們出去吃個飯，要不要？」

「當然好。」亞當點點頭，對於晶妮表現出的主動很是欣喜：「那我順便看看有什麼好地方可吃飯。有人跟我說山裡的人吃驢肉……驢子的義大利文怎麼說？」

晶妮不知道，也沒回應。這是她失去的另一樣東西——她不再有能力在交換了必要的資訊後，讓談話繼續下去。亞當早已習慣這狀況，走過來親吻她，作為道別。她動也不動地站著讓他吻，幾乎連眼也不眨一下，直到聽見他踩在木頭階梯上的腳步聲、低處的門在他身後啪嗒關上，她的身子才又重新動彈起來，像是等待入侵者離開她的地盤，她才膽敢從藏身處走出來。

瘋狂的舉動，完全無法理解。

她無法面對亞當在機場替她挑選的平裝小說，於是拿起了擱在廚房早餐吧檯上標示著「地點介紹」的資料夾。她在庭院裡的一張椅子舒舒服服坐定，眯著眼閱讀，陽光在白色的頁面跳躍：

信愛先生及夫人：

歡迎來到伊索拉度假別墅的船塢！這裡是全奧爾塔湖最受喜愛的阿拉伯風格別墅，相信您在此地的停留必定會感到賓至如歸！奧爾塔湖可能是全義大利最不为人知的一座湖，它是加爾達湖、馬久里湖、科木湖等較知名湖泊的小妹妹……

才費力看了不過兩個句子，晶妮就重新闖上資料夾。這些日子以來，閱讀使她眼睛發疼，完全就像她仍在學習閱讀的細部技術，這種學習耗費的腦力使她負荷過重。而此地的陽光如此熾烈，感覺簡直像在赤道！她猜想遠方岸邊成群的黑色腦袋在水面某種明亮閃爍的東西旁晃動可能就是這原因。亞當替她帶了泳裝，但她並不打算要穿。即使不對其他人展露，光是私底下看到自己鬆垮變形的軀體，她就已經難以忍受了。

她現在已不再照全身的穿衣鏡了。除了早晨檢查臉上是否沾上牙膏外，她也不大注視自己的臉龐。她不需要照鏡子也可以知道，她那曾經精心修剪和挑染的頭髮如今已成為製作不良的鳥巢。話說她的眼尾如今泛著鳥腳般分岔的紋路，頭上頂著鳥巢也算是搭配得宜。至於那對眼睛，是對詭異而無神的東西，藍眼珠重新調色後變得黯淡。通往這個靈魂的兩扇窗大體上是封鎖阻塞了。

她想起自己稍早的想法，於是伸手去碰觸湖水。她想得沒錯，椅子離湖水真的近到可以碰觸。她在不把椅子壓翻的範圍內，把臉盡可能湊近湖面。重新直起身子時，一陣暈眩撲天蓋地而來，有幾秒鐘的時間，她失去了視力。但這沒什麼好擔心的，暈眩是已知的症狀。她對於一切該有的症狀都瞭如指掌，也清楚症狀出現的順序。但專家沒說的是，有時所有症狀會同時出現，所有的化學機制一股腦兒湧上，把你衝撞得站不穩腳步。這種時候就是該洗澡的時候，讓暖暖的水淹蓋到你的脖

頸，痛楚也就會大發慈悲隨之消逝。這是最接近於無感的時候了。

她半閉著眼，注視一對白蝴蝶在船塢另一側高高的燈芯草上方飛舞。一條不知來自何方的知識忽然竄入腦海——很可能是來自亞當——成年蝴蝶的平均壽命是兩個星期。這是真的嗎？還有一種東西壽命比蝴蝶更短。但是是什麼呢？她想不起來了，是某種居住於水中的簡單生物。說不定這座湖裡就有一隻，此時此刻正在泅泳，對自己的短命渾然不覺。

她想，這是這整起事件中唯一的好處——世事難料，事發前永遠不會知道。

那之後，她想必是遁入了夢鄉。亞當回來時，舉止間清清楚楚透露這趟探險激發了他多麼新鮮的熱情，說起話來蹦蹦跳跳，揮舞著手勢形容廣場、陡斜的圓石街道及山丘頂端的小教堂，甚至開始眉飛色舞。「這地方太棒了，晶妮！而且妳知道嗎？我們這裡一定是路上那間怪怪別墅從前的船塢。妳記得嗎？那間有瞭望塔又是綠又是粉紅的怪房子？我們來的時候，我沒發現兩邊是相連的，因為各自有出入口啊！可是那間房子就在樹後面那邊。怪不得旅行社說我們要共用一個碼頭。」

晶妮向資料袋比劃了一下，開口說：「那裡面有那間別墅的介紹……」但亞當從她身邊走過，聲音蓋過了她的。

「大門一定是通往那裡。我就想大門為什麼會在那個地方……」他已經穿過了大門，以他慣有的神態關上門。他向來都有那樣的神態，直到現在也仍然如此，非常注重公德心，比其他什麼都更注重。現下她可以看見他的上半身，他仍在向她報告他的沿路所見，手臂興奮地揮舞比劃。

他表現得好像我瞎了似地，晶妮想，要不就是殘廢了。他是我的看護。她撐著身子站起來，越過他的身子看到一大片寬闊的草坪，一直延伸到湖畔，湖畔是一排七葉樹，枝葉交疊，形成一片長而誘人的涼蔭。此外還有個私人碼頭，樸實簡單，但維護得宜。她看不到別墅的建築，但不管別墅

屬於誰，那人都擁有一塊公園大小的濱水區，船塢所分配到的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小角落而已。

亞當背向著湖停下腳步，仰起臉：「哇！過來看！這根本不叫房子嘛，這叫皇宮！看起來好像沒人住，不過這樣也好，我們就是想獨處，不是嗎？要不要溜進去偷窺一下？」

聽見他補上一句：「噢，晶妮！」並且衝進大門朝她奔來時，她才明白自己重新跌落椅上並且開始哭泣。轉瞬間，他就跪在她身旁的地上，笨拙地擁抱她，使她的右臂緊緊壓在藤椅堅硬的邊緣。

「我們會撐過去的。」他喃喃低語：「我保證我們會撐過去的。來這裡絕對是對的。」

他抱了她好一會兒，對她說他愛她。這話聽在晶妮耳中，重音似乎悲傷地集中在「我」這個字，彷彿天下只有他愛她，彷彿是在向她強調某件她早已明白的事實——這個世界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遺棄了她。

第二章

星期天

「好，全體機組員，安全帶都扣好了嗎？那我們出發嘍！出發！」

碧雅注視著丈夫握緊排檔桿，像是在與多年老友把手言歡。他渾身上下散發著歡樂與友好，興高采烈地把龐大的租賃車猛力駛向機場出口，彷彿在道路不熟悉的一側與全世界最橫衝直撞的神經病共同駕車是他最熱烈渴盼的活動。倘使開車的人是她，她會一面開車一面祈禱，每逢遇到黃燈就會激動下跪，但小馬不是這樣的。他是那種把駕車當運動的人，在他眼中，駕車的刺激感並不亞於滑雪、風帆或床第之歡。義大利的道路艱險，巷道窄小到需要用貓咪鬚鬚來測知能否通過，車輛經常毫無預警地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又隨即被洞口炫目的陽光刺得睜不開眼，高速公路，車輛必須如賽狗般在閘門前列隊，他對這一切毫無畏懼，反而甘之如飴。

孩子們自然是感染了他的活力，一如他們孩提時代的出遊。打從大夥兒在倫敦機場集結後，他的表現就如同著了魔一般，拍著大夥兒的背、捏揉肩膀、擊掌，某一刻甚至如花式溜冰般抱起皮皮（她比愛瑟重，但沒差，爸爸的寶貝就是爸爸的寶貝）。他的臉部表情也高度生氣勃勃，完全就是攝影師喜歡的模样——「很好很好，不過大家可以裝得再興奮一點嗎？」——彷彿這趟旅程是要拍下來做成下一份商品目錄似地。在航空公司櫃檯辦理登記時，她看見有人從隔壁櫃檯向這邊張望，他想必是個名人。

他也能確是。

即使已經與他共度了二十多年，她也沒有對他的魅力完全免疫。她強迫自己從他堅毅果決的輪廓與笑容轉開視線，回頭去看坐在後座的兩個女兒。乍看之下，沒有人猜得出愛瑟比皮皮年長三歲。這有一部分是由於她的穿著，但比較大的重點是她妹妹的穿著。愛瑟的穿衣態度好似她隨時有可能被迫經歷一場野戰訓練（但就碧雅所知，她從來沒經歷過），因此選擇了緊身慢跑褲、T恤、以及一種碧雅恰好知道名為「速度」（Velocity）的羊毛運動外套。皮皮則深信人生中有不少場合可以如國際機場般吸引廣大觀眾的注目，因此穿上了時髦闊氣的黑色長裙洋裝、高跟羅馬涼鞋（高跟羅馬涼鞋放在一起似乎不合理），身上的銀質首飾多到安檢時引起隊伍後面某些男性的抱怨。

道姆獨自坐在最後排，和林林總總的行李箱及衣架坐在一塊兒。行李中還有一支超大號的塞爾牌陽傘——帶這東西是小馬的主意，不是她的。她只看得見道姆部分的臉，這趟旅程中，也尚未和他眼神交接過，但她清楚知道，三個孩子間，最不受父親今天表現所感染的就是他，他最沒有意願偽裝幸福家庭的假象，光是願意跟來已經是千幸萬幸了。他逃回倫敦的可能性甚至比小馬更高（這透露了一件事——如果要做確實統計的話，過去五次的度假行程中，有四次都是因為小馬臨時有事而中斷的）。但她現在還不要思考這個，在他們抵達飯店之前還不要。她要先看看她的房間，看看窗外的景色如何，再讓憂慮重新燃起。她要先試試床墊的品質，再重新向失眠的夜晚投降。天曉得，說不定一切居然都會順順當當，說不定她會在這趟旅程中找到方法重新和兒子說話，說服他讓她平息他的恐懼。

「好，我想是該給點提示啦，」小馬這麼宣布。他把臉轉向她（她開車的話，可不會這麼隨隨便便把視線從馬路上移開），清朗而邪惡的笑容比平時更燦爛。她很久沒看見他如此開心了，而見

到他這樣的神色，她的心不由自主地也跟著飛揚起來。這是習慣，她告訴自己，不過是習慣而已。

「哦，是嗎？那快給吧，解除我們的痛苦吧！」

他為她的措辭咯咯發笑，望了一眼懸在上方的後照鏡：「妳也是，愛瑟。」

愛瑟把頭探入前座座椅的間隙：「我也是什麼？」

「我也是什麼？」小馬模仿她狐疑的口氣，彷彿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有趣了（他不是那種在家人與陌生人面前有兩副臉孔的人，家人也都可以領受到他全副的魅力）。「好啦，透露一個線索：我們要去的地方，妳們兩個要常常下廚。」

「下廚？真的嗎？噢。」愛瑟不置可否地坐回座位，但隨即又俯身過來，這回伴隨著深沉的哀嚎：「老天爺，爸，你該不會是要拍我們經營民宿還是這一類的可怕事情吧？」

「就算把我打死，我也不要幫一群白痴泡咖啡。」皮皮插嘴，口氣極其正經：「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權利讓渡書我絕對不簽。」

小馬一陣狂笑：「誰提到妳啦，皮寶？你們這些人太爆笑啦！我怎麼可能會把你們帶來義大利開民宿？我說過這趟旅程會是一趟夢幻旅程的，不是嗎？而且妳也知道我們沒在搞什麼實境節目那種把戲的。難道瑪麗莎跟在後面那臺車裡面嗎？」

車上的三名女性都忍不住回了頭，好像瑪麗莎的黑色「Mini」當真在這條義大利高速公路的快車道上跟著他們似地。瑪麗莎是塞爾的媒體公關部經理，專業能力出色，且對老闆既不具魅力也毫不施展魅力，碧雅因為這兩個原因而喜歡她。但當然啦，跟在他們背後的並不是瑪麗莎，而是一名開著「愛快羅密歐」的年輕人，跑車低矮，頭髮倒是梳得高聳，正明顯採取預備超車的角度。

「說真的，如果你們的期待低到這個程度……！」小馬再度對碧雅邪惡一笑：「那這樣吧，我